

▲乙廬擴談 張繼孫

市中俚話。謂物之堅緻者。曰市實。其次而通行可用者曰行貨。按王介甫爲進賢饒氏之甥。舅黨以其庸理如蛇皮。謂之曰。行貨亦欲求售耶。介甫尋舉進士。以詩寄之云。世人莫笑老蛇皮。已化龍鱗衣錦衣。傳語進賢饒八舅。如今行貨正當時。則行貨之稱。在宋時已有之。市貨二字。書籍中一時不可考。姑闕焉。

宋趙普嘗對太宗曰。吾以半部論語佐大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其語欺妄。昔人論之者多矣。而宋史本傳贊述。普斷大義。閉門觀書。取決方策。家人竊視。乃魯論耳。因謂其能於式往哲書鑑里模。可謂輕信寡識。使其果服膺論語。則其書之微言

(七)
海虞徐枕亞
會稽蔣著超
合著

夫人曰歲入幾何能過活否嫗曰錦衣美食非余所望也一粥兩飯粗布麻衣可勉力爲之老身閱世久矣人情之冷煖世態之消長蓋備嘗之矣今年老得叨夫人福得免凍餒二字至於一手足之勞余不敢惜焉余嘗勉吾子農恆業也操買業得其時則奇貨可居妻珠玉子錦繡視之泰如也然慙有之湯裏求水裏去不旋踵而貨價驟跌矣粥妻質子者有之其尤操奇計者則莫如爲官嫗言至此色頗慚沮若有戒心者徐夫人已解其意霽顏謂之曰嫗恣言之何諱也嫗續曰或小康之家視其子爲奇貨延師課讀教以制舉業者十年或十五年一旦得志花誥榮封衣錦還鄉宦囊累累其尤出人意外者則借貸數萬金以買一官一握或得十百萬自鄉人視之財神不啻焉然而造孽之錢垂世不久其子孫多盡情揮霍花天酒地習以爲常一擲或以千萬計吾見有世業農者矣未見有世業官者也此其明證也至於農飽不過鼓腹飢不至失業一粒之米處不易半縷之物力維艱惟知其難也祖宗不得不爲子孫計卽子孫不得不爲祖宗計其大不堪者或八口之家賴一人之力以謀食入不敷出苦費支撐然亦啼飢號寒止耳至於意外之消受如子孫流爲乞丐娼妓受盡種種惡報者農家蓋無有焉大抵無大盈者必無大虧余固嘗以務農勸吾子焉徐夫人聞言點首者有頃若甚佩其言之衷理者

眉子。

順治丁酉。方猶典試江甯。附賂公行。士人恨之。拆方猶二字云。一萬刀狗會。較之拆姓名爲聯語。暗寓譏評者。尤覺爽快。順治乙酉夏秋之交。人家皆避居山野。塾師盡失館。有人改千家詩云。清明時節亂紛紛。城裏先生欲斷魂。借問主人何處去。館童遙指在鄉村。詩甚自然。而清明二字。適符國號。尤妙。

夾竹桃詩作之者。每以刻劃爲工。絕少丰韻。嘗見嘯塵君作一首。頗佳。其詩云。漁郎舊日迷津處。回首仙源再到難。好是一天紅雨落。東風吹上釣魚竿。

(廣箋)

六明

星期三

增刊
主任 許厓父兼

銀行上海準備庫廣告

中南銀行票由四行合辦專庫已於上年十一月在天津發行現於上海漢口路三號設立四行準備庫定於三月二十七日開始發行計百圓伍拾圓拾圓伍圓一圓五種十成現金準備公開辦理以昭信用凡持有中南銀行鈔票者請逕向本庫隨時兌現特此廣告

本報每三十號爲一集用藍色厚紙封面裝訂成冊異常美觀在第一集第一號至第三十號(第二集三十一號至六十號第三集六十一號至九十號)業已出版每冊實售大洋九角外埠加寄費一角二分郵票通用書出無多欲得者幸勿自誤(四集續出)

天台山虞山二條書納

腹之背無蛇蟻之患。臨於兩先生肅見之海內。藝林得其寸楮尺牘珍逾拱璧爰代定例如左。
 ●皇幅 丈二尺八闊 八尺五闊 六尺四闊 五尺三闊 四尺二闊 四尺半闊
 ●屏幅 丈二尺每條五闊 八尺三闊 六尺二闊 五尺一闊 四尺二闊 四尺半闊
 執指扇 每面一圓 ●書眉 一圓 ●名刺 一圓 ●壽屏詩話等書畫牙譜 橫額 盤桓同堂幅 半幅同屏幅 冊頁 每件一圓
 石鐫例 ●金章每字三圓 ●石象每字一圓 ●字過大過小加倍餘件不列 ●已未立春日天台山農訂

中華郵務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定報特別贈品

[illegible]

第一百零七號

◀今日張售大洋三分▶
本設上海通中一百十路一號華電局中六七
社立海通中一百十路一號華電局中六七

對面長	行三行	起碼每	日每行	大洋六	角中縫	同普通	長行每	行四角	後幅短	行每字	四厘長	期面議
印刷	者光	明印	刷所	上海	派克	路中	八十	九號				

本報爲增進閱者興趣起見規定每月懸賞徵求小小說一次每期取案無定額取錄者分甲乙丙三等酬隨發表時於稿尾注明(甲)一元五角(乙)一元(丙)六角第一期命題列

**● ● ●
本報徵稿新章
○ ○**

(一)本報各種文字皆收外稿除小說概酬現金每千字自一元至三元外其餘雜稿贈清華書局書券或本報(二)來稿須繕寫清楚每篇每則務請注明字數若干(三)來稿願受酬者請簽名蓋章否則即作不受酬論(四)來稿登與不登概不發還 本報編輯部謹啟

冷熱的面孔

李伯平裝着一副做叔叔的面孔。手裏拿着一根竹枝。對着他姪子

吉吉各各的緊一陣。就大踏步去了。他們看見他那隻面孔。竟把驕傲兩個字充得滿面。

金平他新近交了一位朋友。是大學生。他極力的趨奉着。可是那位朋友。竟和他犯了同病。看不起他。有一天。他請那位朋友吃酒。那位朋友因他請了他好幾回。都沒有去。這回總要去應酬他。他看見他朋友居然肯領他情。他就一味諂笑拍馬屁。那隻面孔。和他本來大不相同了。

屈志明今天聽說他的得意門生來拜會他。他連忙把先生架子擺出來。走到書廳見他。學生看見了他。連忙立起來。對他鞠了一個躬。他只點了一點頭。就一屁股坐在炕牀上。把眼睛看了鼻兒。把鼻兒對正心口。擺出先生面孔。那位學生看見這副面孔。心裏好笑。講了一回就去了。

志明等他學生去了。走到裏面。見了頭阿香對他一個秋波。他那時骨兒都軟了。兩隻腳立不住。要想跌下去。真好似爛泥老爺跌在湯管裏一般。把一副面孔。頓時變成賊忒嘻嘻。似笑非笑。眼睛合做了一線縫。對着阿香扮做鬼臉。

宋玉山的鼻煙壺。是他心愛之物。一天不離的。今天放在桌子上。忽然被傭人一碰。就滾下去。直

黑籍者劉某曰余幼而體弱患瘧疾者可十年余有叙爲煙籍中人一日語余曰若瀉弗得愈體日瘠矣若年甫成人而骨瘦如柴而色白而失潤此非好景象吾爲若計宜速自營衛若百藥無靈可試吸鴉片鴉片者治瀉之聖劑也叔且言且燒煙于籤熟而成泡裝之於斗晒而曰若盡試此

類曰胃逆脹如電鳴今且嘔奈何叔曰此爲必然之事毋患也盍再進熱茶適授余以茶余飲之而盡腹鳴益甚胃大逆狼狽而歸弗敢告父母未莫卽登床臥覺周身如醉四肢疲以軟若弗可自主頃之遂大嘔嘔吐狼藉如是者可兩夜吐七八次水米不得沾口唇余懼甚疑中煙毒而自是漸疾遂愈一年宿症一旦而盡消余喜其可知也是則爲余吸食鴉片之初步而余之頌禱鴉片謂之聖劑仙丹亦自茲始也自是厥後余年漸長體漸強而瀉疾亦終不復發亦幸而無緣與煙友接近故自一次相逢而闊別者以十年至十年之後余始就事政商各界此中人頗多染煙霞癖者或問余解此樂不余笑曰雖未習以爲余功臣願學焉其人大笑令試之初覺頗順量且嘔既乃大快而余與此人爲同事頃刻相過從每往其人之必敬以鴉片久之迺漸成習慣實則此非習慣實則即此中人所稱爲癮者是也顧余則安知爲癮但覺屆時非此則弗歡且疲甚昏然思睡其入則強謂習慣使然又教余吸煙之法曰凡煙初入口以氣攝之毋令外洩逼之入喉而咽之且弗令遽吐必嚥下達於腸胃入於丹田於時再由原路而上由腸胃而喉而口鼻以透於外其透出之煙必成淡白色而烟之體積亦減少至數倍若資格較深者雖令煙質盡消與腸胃之質相融化可也余笑曰如此不將成爲老煙邪其人曰然雖然此非積學累功四五十年以上者殆亦未易言也余又笑曰子休矣此何如事而言學言功我寧負鴉片弗願得此其人笑曰此殆戲言我寧教子爲老槍邪然余自得此教訓心以謂危而意不自堅輒試仿效其法而信效力倍宏

劈頭劈臉的打着。嘴裏哼哼的說道。小小的孩子。竟做起賊來。我那一個銅元放在桌子上。一轉身你就拿去了。不長進的孩子。這時就做賊。到了大了。不知道要怎樣。我看你還是死了罷。不要到了大了來。辱沒你祖宗的名譽。說罷。還在他蘋果般的臉上。打了幾下。可憐他年紀小。不曉得什麼。看見桌子上銅元。就拿來白相。不曉得竟從這一個小小的銅元上。帶着一個賊名。唉。可憐。他還是一個無父母的孤兒啊。

李伯伯的兒子。對他說道。你來做狗。我來騎。他聽了連忙把前腳放下去。他兒子就騎在他背上。手裏拿着竹枝。在他屁股上不住的打着。他就學着狗一般。跳來跳去。還把面孔做成狗臉。兩隻眼睛睜了出來。好似銅鈴一般。嘴裏做着狗叫。那隻面孔。真好看極了。

張金平是中學生了。年假回來。他那從前的一副和藹可親的面孔。竟變而爲一副目中無人的面孔。那些高等裏的舊同學。聽說他回來了。都去尋他。那看門的不是說不在家裏。便是說沒有工夫。其實他好好的坐在書房裏看書。有一天。許多同學親眼看見他在路上走着。便連忙上前去招呼他。他竟睬也不睬。皮鞋聲音。

新車
 最新禮品
 特別裝
 大前門香烟
 英商英美烟草公司
 總經理

也時余久吸故不能常優此人
 合煎其力辭而強之乃受人間數日必購土數元至十數元與其人
 煙友儼然以股東相待也余聞人言凡吸煙者必吝嗇雖平日揮霍者於
 煙獨快者過微不及他處者而於煙則或燒或泡或置之口中和茶而飲之
 以爲快若其餘焉舉重視之以抹之燒之燒必和灰方有口味且不省性命有
 津津焉難購而購處尤真偽不中易辨故灰癮人視之灰不啻呼之或嗟
 得而灰者難購而購處尤真偽不中易辨故灰癮人視之灰不啻呼之或嗟
 度較淺者吸煙而燃味立臭而斗中之灰癮矣然余已識個中艱
 歎曰噫灰癮矣可惜哉窮形盡相有如斯者可哂也余已識個中艱
 苦殊非敢哂人也茲本文姑非暇言此余所言教余吸煙者至是己不

吸煙四次每次常在三分左右彼則二倍於此數惟吸煙時間及種種規則
 形狀悉與之相仿若合符節凡癮人狀態常與其學者相同亦趣事也
 余時力思消極之戒吸之法以此人所教由喉際以達丹田者有事半功
 倍之妙固知事屬危險而爲目前節省計亦漸試爲之乃不意自吸煙之
 法則既精而煙癮之大小視口數之多寡爲準非以其吸食之力量也而
 自吸力猛吞之後此乃覺非此即弗能過癮於是吸愈力癮日大計自
 吸煙至今雖以人事之變遷常服戒煙而吸而今則已無復戒絕之可能以
 余有血症戒則症發每試如是况精力日衰生計日盛絕煙卽無以治事
 惟坐以待斃而已抑余猶有說者自余成癮以還迄今僅七八年耳余之
 吸煙能力已至煙質消化於腸胃無復前此之隨吸隨噴所謂積累功
 者此其時矣然則事在人爲豈必四五十年乃始達此程度耶
 沈亞白鴉片有引人自毀之力固已吾國怪夫此中前幾風氣循循誘掖

導人步其後塵。雖極客之夫。而工本每所不惜。何邪。或曰。癘方熾。老和曰。鬼鬼有討替之說。煙鬼之引人。其理殆將毋同。嘻。可謂譴而虐矣。

滾到地上。只聽見拍的一聲。就碎得百份。那時他可怒極了。他那一副面孔。漲得通紅。頭上的青筋。一條一條都漲起來。那傭人看見了這副面孔。早已嚇昏了。後來也不知道怎樣。

玉山的愛妾。忽然哭起來了。玉山這時急得什麼似的。後來聽見愛妾嗚咽的說道。我想着了。我的媽媽。死得好苦啊。說到這裏。又嗚嗚咽咽的哭起來。他聽了。連忙摸出一塊手帕。掩在眼上。

警察長范同喊道：「提煙犯碧山上來。那兩邊的警察。連忙呼喚的把犯人來帶上。」他裝出那一副威靈顯赫的面孔。把桌子一碰道：「跪下。」那碧山看見他那副尊容。早已有些寒凜凜了。現在被他這麼一來。不由的雙膝跪下。他也胡亂的問了一回。訓戒了一番。就說道：「帶下去。監禁一禮拜。」范同出了警所門。急急忙忙走到他的小房子裏去。他恰巧走到房門口。聽見他的新夫人。在裏面

晴合得一線縫。嘴巴用力張了開來。好似極力強笑的樣子。和他妻子假笑。他妻子看見了的面

愛看戲劇者請閱劇場週報

本刊內容專載京津滬漢各大埠劇場消息及富有趣味之劇談劇評劇本等(京戲新戲影戲昆曲粵調越腔均包括在內)之文字為劇界唯一良好消遣品每逢星期六出版裝訂成五彩名封面精緻美觀並選登時下名伶照片以增閱者興趣已於陽曆一月二十號出版愛讀諸君盡興乎來

歡迎投稿 本刊抱公開主義除特約海內著名流劇學專家担任撰述外並歡迎各界惠稿(各處劇場消息及短小精幹之戲劇評論尤所歡迎)一經登載當以現金(一元至十元)或書籍為酬投稿詳細章程請閱本刊第一期可也

定價每册五分

總代售處上海棋盤街公民書局

分銷處上海各大書局及賣報人

總發行所上海北四川路廣吉里西六弄劇場週刊社

本所購置各種新式
機器精製中西鉛字
銅版梓版鉛版石版
黃楊木版承印中西
書報圖書雜誌證書
銀票禮券章程股票
帳單商標招貼支票
獎券息摺傳單地圖
酒票文憑仿單簿冊
名片兼製西式帳簿
髮網信封彩色信箋
工作精緻花樣鮮妍
定價低廉約期準確
如蒙 各界賜顧請
移玉至本所竭誠歡
迎以答 諸君雅意
所址上海英界派
克路中八十九號

通淋止濁消毒散
淋濁初起紅腫腰痛
小便淋瀝服後立刻
尿通淋止每瓶一元

立老濁丸
治老白濁萬試萬驗
輕症一瓶至多三瓶
包可治愈每瓶一元

立下疳散
下疳潰爛用後立可
拔毒去臭止痛生肌
一瓶收功每瓶一元

專門注射六零六
定價特廉

外埠函購寄費加一

診察所

法大馬路八仙橋
中法藥堂北一號

公司廣告
本報招登國貨廣告取費
從廉如蒙 惠登請與廣
告主任孫緯才君面洽可
也

分小說筆記詩文等類序言有彈鐵繃包天笑天謔我生王西神徐亞
 許指嚴貞芳周劍雲孫漱石何海鳴李定夷胡奇廬天台山農徐卓泉嚴
 謬聲施濟羣吳東園顧明道鄭鴻梅郁慕俠諸公題詞有徐天嘯許廬父石
 屠守拙王尊農范煙橋姚燮黃壽人諸公破語有徐天嘯許廬父石
 鍾嚴笑吳興與門諸公題字有包天笑徐枕亞何海鳴周瘦鰲賈少芹趙
 若狂鄭鵠張丹斧王鏡根嚴鵬鄭春澍許廬父嚴美孫伯言博王蓮章
 哀寒雲張扶棟環仙劍我書海胡蝶諸公海內外名士題詩詞達八百
 十三家先出上卷封面而題簽爲何海鳴君用上等瑞興紙詩文華讀可作
 小多至百十餘面書式之大爲從來各書所未有者可作詩文華讀可作
 名人法帖觀空齋鉅製敬以售諸有識者洋裝一巨冊實價一元一郵花實
 足通用函購乞寄上海伯頓路五九號綺芬收

櫻聯酒例 四尺四元 每逾一尺
皆一元 遠道外加 紙費郵費五
角 隨件附贈債務旬刊一全年
茲爲優待小說日報閱者起見 刊
一優待券于左

李君肖白工書法尤長六朝體求者
接應因為定潤格以公同好
楹聯 四尺一洋 五尺一元半
六尺兩元 八尺四元 屏條同堂
幅加倍 扇冊一洋 手卷每尺一
洋 匾額 每尺每字一洋 名刺
每字二角 題跋書屏另議 泥金
照潤加倍 白然山人王震代訂
收件處北火車站盤祥里市北公學

有人問張先生道。你既是人道主義的宣傳者。爲甚不能使你夫人受人道主義化呢。甚致背道而馳呢。他說。大約我的人道主義的宣傳者。不能行之於家庭之間咧。

● 競新花邊公司

子美何山韻
劍飛

查近年以來眼鏡一物爲時裝要品
無論男女各界莫不置備懸戴以爲
美觀故銷路之廣爲從來所未有而
每年船品輸入所有式樣更屬新奇
悅目層出不窮金錢外溢何可勝數
號主人徐鑄顏君有鑒於此於是悉
心研究以本國上等原料改良仿造
各式灣形鏡片足與船品並駕齊驅

查該號創設以來已經數十餘年所製各種土布行銷本國各省及南洋羣島均已馳名久遠信用昭著近年鑒於船品輸入日增利權喪失益甚於是悉心改良並別選名機採辦原料研究製造故出品日精銷路愈廣其所製毛藍京灰無不細潔勻淨而所染各色歷久不退精美異常是以深受南洋各埠僑胞歡迎銷額亦日形暢旺按該號總發行所設於本埠小東門內東街祈各界注意為幸

吾國自歐化東漸創設學校以來所有書籍儀器文具理化器械藥品等及各種動植物標本模型並習熟測量繪圖體操等各種器具均屬需用至鉅銷路極廣若不亟謀仿造將何以挽回利權而杜漏卮於是該館於清光緒二十三年首先籌集鉅資購地建築專製各種學校應用物品或改良仿造或別出心裁均屬精良美備莫與倫比故所有出品早已全國一致歡迎營業日形發達而自棋盤街總發行所新屋落成後營業益形擴充其規模之宏大組織之完備尤為全國之冠足為吾國商廠之表率現在各省分館已達數十餘處其所製各種儀器文具標本模型及學校一切用具書籍等項種類繁多無不應有盡有至於品質之精美定價之低廉固已有口皆碑信用卓著毋待贅述其著作出版已達數十餘種莫不有益社會足裨實用再所製各種印刷機器如凸板機器搖腳踏架及各式機器與鉛字等項均屬價廉物美精良異常祈印刷家注意為幸又聘用名手精選上等紙張營造仿古及新式各種信箋信封並湖筆徵墨等均屬精良新奇較諸別家發售者迥然不同故為各界歡迎所愛國同志廣為購用為幸

讀者俱樂部

愛丹軒雜錄 俞百慶

李岐。唐時人。官員外郎。某歲。奉勅之粵。經湘漢間。一日薄暮。投逆旅止宿焉。詰朝欲行。主者誡曰。由斯南行。地處荒蕩。還有猛虎爲患。人多裹足莫敢往。君其慎之。岐以王命在身。期限迫促。雖明知之。無暇審擇。遂雇騎命一僕負勅命以從。行行已至一叢林。時值初夏。密葉蔭濃。黯無所覩。忽聞有嗚咽聲起自林間。岐停騎諦聽之。似聞有人語已曰。老友。別來無恙乎。岐問曰。汝爲誰。其人曰。鄧七也。岐曰。既是相識。何妨一面。其人曰。予已非本來面目。作面君耳。且恐君見而駭怪也。岐曰。汝作奚形乎。其人曰。敬輟君。曩予鄰有某甲者。窮凶極惡。橫行閭閻。人咸莫之何。余一弱書生耳。因義生憤。因憤生恨。思有以創之。爲鄉里除一害蟲。亦一快事也。顧力有不敵。終弗敢舉。然恨之切骨。未嘗偶去諸懷也。某日余醉歸。斯念遽興弗可遏。欲即刺此豸。無意中予忽披髮大叫。雙手撲地行。抓土深入數尺。力逾尋常。賊不知

所由也。旣而破牆出。勢如裂紙。尋至惡人家。得之。遂搏而食之。時涼月皎潔。銀河澄清。水天一色。萬籟俱寂。余且行且歌。愉快至難形容。忽覺有物隨於後。余望之。物亦望余。余賊之。物亦賊余。大恚。欲與之鬥。顧空無所觸。細審之。蓋已身之影也。噫。老友乎。亦知彼影作何形乎。已變爲駭人之虎矣。岐問曰。汝旣變虎。胡能人言。然亦憶夫往日事蹟乎。虎曰。余亦不知其然。第往事時或憶之。時或忘之。虎食人。猶人飲酒也。或忘之。虎食人。猶人飲酒也。食人主於飽。亦猶人飲酒至於醉也。余飽時。則瞢然無知。饑時。則豁然可悟。茲識君者。適余饑耳。岐聞至斯。蹙極。顫聲問曰。顧獻我驢。以供汝餐。汝其活我乎。虎曰。老友無恐。余曷敢傷君。是驢君用以代步者。又烏可食。今欲有所語君。請畢余言。君可安行。余平生善弄墨。願未嘗得志。自易形爲虎。聰明盡掩。茲值余飢時。似可將平生得意之作。誦以奉聽。君幸爲余記之。庶不負此一晤。遂琅琅誦之。音調鏘然。岐聽至神妙處。則擊節賞之。並讚其才華清偉。得未曾有焉。誦旣。岐又問曰。尙有他言乎。虎曰。君不余親。毋傷。此行至西岡。余當現身示君。遂別。別時岐頗覺快快。殆抵西岡。回顧前此叢林中。果有

才仔江門人姿容艷麗性
範父某曾登仕版歿後家
來城物色佳偶雀屏虛設
告聲信花姐結以才仔入
事不禁有墜溷飄絮之感

花笑春

若嬌鶯大江南北馳名幾
歡于於五日嘗見於先施
舌蠻歌其音靡靡唱斬韻
兒心腸健兒面目庶幾近

怪聲起。繼躍出一虎。向己所立
之地。一望而逸。

百慶曰。人變爲虎。從未前聞
也。茲節所述。得毋有深意寓
之。觀其搏殺惡人。義憤填胸
。是俠流也。然又變爲虎。匿
深山中。其亦緣天下惡人多。
未能一殺之爲快。乃假託爲
虎。思俟隙而盡誅之乎。

米米米米米

婦

○一對背道而馳的夫

張先生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宣傳者
胡宜文

他平生不肯坐人力車的。時常對
人家說。坐人力車是最無人道的
事啊。凡是同一圓頂方踵的人。
就應該處於同等的地位。并且造

質尤聰穎。豐頤情盼。頗有大家閨秀風。猶小康才仔年十九未適人。其兄携之問名者絕少。當意兄固嗜煙霞。癖旅資。精平康。淪落風塵。迄今三載餘。每話往出塵。詭如牡丹之映朝霞。輕歌妙舞。宛今歲春移植羊石深得當世士大夫公司嫣然一笑。百媚橫生。又善粵謳。跌駒捉蚊妖諸韻音調。激楚高唱入雲。女之是亦青樓中之佼佼者也。

物主宰。賦有同樣的二條腿。都有跑路的可能性。怎能占了金錢的勢力。役使人類呢。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夫人是一個人道主義的否認者。

伊生平狠願意坐人力車。伊說。一般苦力夫被那司命之神鞭策着。纔去討這撈什子的拉車生涯。倘使不坐他們的車兒。簡直斷絕他們的生計。強者挺而走險。弱者輾轉溝壑。這可算得人道主義麼。所以坐他們的車兒。是個適當的救濟法。雖說含有階級的臭味。和不平等的待遇。但所得的代價。足以度他們燒餅當飯的生活而有餘。不總是勞動之神聖者。

●

日二十月二年亥癸 三期星 報日脫小 日八廿月三年二十國民華中 六

○梟鵬隱士（再續）

我乃告之曰。我本業正頭。夙戰既定。正頭業有中興之機。今約得一女資本家。係通濟某顯宦之眷屬。亦我舊戚串也。但女與我。均無盛名於商界。故須請一有名譽者爲出面主人。挂名經理。則營業自可擴大。更能爲人信用。特求於君。我言時。並於懷中出一七萬餘金之銀行存摺。以示泉明。並曰。此即女資本家之存摺。以此半數爲資本。半數爲附本。今屋已賃定於後馬路某里。盤得某洋布號生財。君如允所請。即可開始營業。資本一層。本可無虞。不過既已借重君之名。自當請君合股。可得同等之利益。明泉早有存摺。自然放心。笑而答曰。彼此知心。自當遵命。况我現雖任洋行實辦。墊款亦不甚多。稍有餘蓄。存之銀行。爲利甚微。本亦有心創業。即洋布號。亦深洽鄙意。洋行中若有巧貨。可先爲己利也。乃即定六萬金爲基本。泉明與女主各出三萬。爲兩合股。君等必疑我之存摺何來。實則係贗鼎耳。詰早。我即請兩東翁會面。入某番菜館。一顧泉明。一即我交好之女也。女之裝束御戴。自必更爲華奢。泉明見之。知爲富家女無疑。泉明聲稱因行事繁冗。無暇兼顧。祇得爲出面之經理。一切事務。及銀錢夥友。悉囑我負責。我尙僞爲推阻。勉強允之。定期繳資本。做議單。我並謂泉明曰。洋布雖係我本業。奈荒疎多年。同業之人。多不甚熟悉。在營業一層。自可僱用夥友。資本既大。生意奚慮不廣。但恐因營業之發達。同業將起嫉妬。或有暗損名譽等事。勢所不免。故擬先請一律師。爲常年之法律顧問。一面登報廣告。以警同業。可乎。泉明以爲然。我

周云云。並無我之名。泉明意我爲謙謙君子。故未以己字加入。實則已入我之彀中矣。至期。卽集某菜館中。並由泉明請有見議及書議。女則以存摺示衆人後。並交我云。除本金三萬外。尚餘五萬餘。作爲附本可耳。泉明亦係體面漂亮之人。卽出銀行本票數紙。計五萬餘金。亦除基金外爲附本。我惟以佐理名入議單。一切手續告竣。卽各散而別。我歸商之女云。五萬餘已入我囊。雖我毫無證據於人。卽居滬。伊亦無可如何於我。如再圖之。或尙可多得其資。但我夙以知足自守。且不願久處此萬惡之區。今得此金。除分與爾恤我友。所餘之資。我一生之衣食可無虞。故決欲作歸計。但念爾亦墮落花叢之可憐女子。諒亦不能終身於此。甘侍我偕老於鄉僻否。計宜自決。女誓願同歸。依我終身。計決。翌晨。將票收現。以十成之一。恤我受恩之友。以半數改存他銀行。餘資攜歸。卽於是日携女來歡。將爲富家翁以終身矣。余聆友言畢。詫然曰。此誠快騙隱士也。名之騙誤矣。能以富翁而終身者。此未始非知足之樂焉。

○超然堂筆記

▲杭世駿檢討軼事

錢塘杭輩甫檢討世駿。性仇爽。正直自守。能面責人過。同官皆敬懼之。乾隆中上思得直言。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檢討與焉。因語慈直。放歸。家固不裕。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講院數十年。日惟著書而已。時或頻日不衣冠。俸所入。選板之大者貫之。

即檢討乞救。並置錢數百千於案上。大怒。擲錢斥之出。堅拒不允。乾隆戊子。劉文定給服闋。以大學士特召。過揚州。訪之。檢討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宦。曰。不敢欺。參預開務者已數年矣。公譴之曰。汝吳中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大笑而別。歲必歸錢塘一次。歸後無事。輒携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之望仙橋下。時浙視學錢文敏維城。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過橋下。從輿中見檢討衣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出與曰。前輩在此乎。檢討以扇自障。知不可掩。回面語曰。汝已見吾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舍隘不足容從者。文敏欲前。檢討堅却之。始尋道反。比去。共博者自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耶。曰。吾衙門中後輩耳。不道姓名而去。近世士大夫罷闋後。日惟修飾輿馬僕從。驕縱欺人。營私徇利。通官廨。把詞訟。毒民害里。比比有聞。而欲求若杭檢討。其人之貧不怠道。不干外事者有幾人乎。嗟乎。斯民之不幸久矣。

儂影贈京妓銀翠聯云。醒揚州夢十年。記會銀燭燒殘。影疊雲空。色相唱賀新涼。一閱聽到翠鉗狼藉。儂儂衣袂。染京塵。詞旨風華。惜不知儂影爲何許人。

(逸梅)

1

大前門香烟
無心不知之最
優美五等香烟



大英商
司公煙絲
司公煙絲
理總